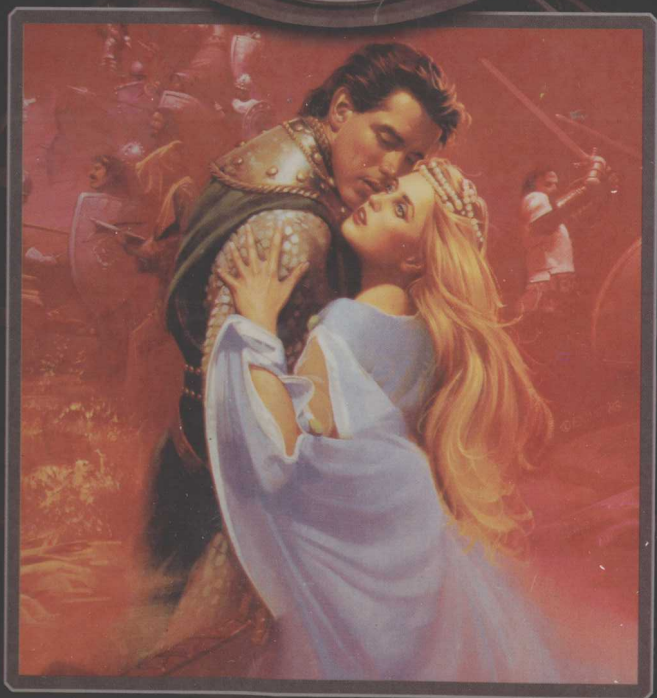


UNOFFI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

UNOFFI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

世界野史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世界野史

(第十四卷)

吉林摄影出版社

目 录

- “我如雪般纯洁” (4339)
浪子之恋 (4361)

宫 禁 隐 私

- 天皇的家庭生活 (4383)
邪恶的城市 (4393)
丢脸的继承人 (4406)
将军的贤内助 (4428)
肯尼迪与朱蒂丝 (4439)
难忘的岁月 (4442)
丘吉尔的婚姻与家庭 (4448)

战 争 揭 秘

- 纳粹副元首赫斯只身飞英之谜 (4457)
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秘密 (4465)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绝密内幕 (4467)
苏联占领波兰东部地区内幕 (4480)
“沙漠之狐”的厄运 (4488)
“六·一八”事件 (4497)
垂死挣扎 (4505)

珍珠港事件绝密	(4516)
仿真蟋蟀夜助胜利	(4519)
坦克挂“刀”还真灵	(4521)
敦刻尔克怪事	(4522)
敌我混杂	(4529)
中途岛之役日军失利之谜	(4530)
死神行动	(4531)
兵败北非之谜	(4537)
扑朔迷离的大空袭	(4539)
第三颗原子弹之谜	(4545)
“秃鹫”行动	(4550)
日军的“性病战术”	(4555)
胶姆糖与战争	(4557)
一位率领男人们去战斗的女人	(4558)
日本毒气工厂揭秘	(4560)
惨无人道的暴行	(4562)
吃不到嘴的肉	(4565)
“代罪羔羊”	(4567)

拍案称奇

芭萝娃丑闻	(4577)
发现梦露	(4582)
影后费雯的秘闻	(4586)
克勒曼的美丽	(4589)

目 录
XIAN DAI YE SHI 现代野史

虚张声势的剑客	(4603)
双重的加里·格兰特	(4633)
狂热的川岛芳子	(4656)
温柔与陷阱	(4663)
美丽未必善良	(4668)

“我如雪般纯洁”

那些活跃在银幕上的双性恋女影星并非都是欧洲人，美国本国也有一些染此种癖好的女影星，塔露拉·班克海德就是其中的一个，当然人们对她是否真正属于此列还有一定的争论。

“我需要得到的是舆论的关注——我得找一份工作。”她说，“在二三十年代，同性恋是极受人们瞩目的，许多人都想试试，带个女朋友在身边，就像品尝一道别有风味的小菜，那感觉真是与众不同。”

班克海德同电影明星嘉宝、戴德丽根本不属于一类，一方面是由于她对电影舞台艺术简直如醉如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她跟好莱坞的演艺圈内、外的无数人士发生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性关系。她声称自己的性伴侣多达5 000人之众。对于她来说，根本就没有性爱的忠诚可言，她特别喜欢在各种聚会上把自己脱得精光。可以说，无论班克海德走到哪里，她都会留下一段让众人咋舌的性事传奇。

她有个好朋友叫爱丝台尔·温伍德，她曾经问班克海德，“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你看，你的衣服多漂亮，多迷人啊。”

当时人们对一些敏感的话题总是讳莫如深，缄口不言，而她却直言不讳。20世纪30年代的一位女性记者问她：

“班克海德小姐，请问您是怎么定义‘爱情’的？”

“你是说性交吗？”塔露拉漫不经心地回答。

有一次塔露拉参加一个婚礼，当新郎新娘沿着甬道向大家走来时，有人听到她大声地评论：“我和他们俩都发生过性关系，说真的，他们俩没有一个能提起我的兴趣。”

一位性学专家问塔露拉能否讲讲她的性生活，她戏谑地答道：“当然可以，只要你也告诉我一些你的性生活。”

后来她发表了自己对性生活的评价，她说那种循规蹈矩的性生活让人觉得不舒服，可那些过格的方式又让她患上了幽闭恐惧症和牙关紧闭症。塔露拉很擅长自嘲自讽，又聪明过人，她对自己的弱点、缺点一清二楚。

她说：“我纯洁得就像雪。”

塔露拉·班克海德容貌美艳，她1902年1月31日出生在阿拉巴马州的亨特斯维尔。她出生3周，母亲就死于产后并发症。父亲是一名律师，1917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后来成为国会的发言人。

小塔露拉是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对于那些发生在她童年时期的事儿，她已记不住许多了，只有一件她总是念念不忘，并常常讲给别人听。有一回她跟别的小伙伴一起去森林里野餐，一条响尾蛇咬她的屁股。

“我父亲迅速冲过来，扯掉我的裤子，用嘴把污血和毒液从伤口中吸出来。”她回忆道，“我父亲的牙龈上有一个小口，因此他受到蛇毒的感染，病了很长一段时间。”打那以后，每次她填写护照之类的证件时，都要在“明显记号”一栏

中填上“被蛇咬过”。

15岁那年,她就获得了一家电影杂志举办的有奖竞赛的冠军。她获得的奖赏就是同纽约一家电影公司签约,为他们拍电影,酬金为每周50美元。她住在阿尔刚昆,不久就结识了许多电影界的人士。后来那个签约合同并未生效,她祖母每个月邮给她50美元,供她生活开销。她的房租每月21元,她本应该手头很宽裕的,但是塔露拉却雇了一位法国女佣,每月得付给她25元的工资,这样她只剩下4元钱了,这得支付她的其他花销,所以她只好寻找一切机会参加各种聚会。

不久,在影片《雏鸟庄园》中,她得到了一个跑龙套的小角色。在此之后,她又在《男人缘何叛变》一片中串演了一个角色。1918年,山姆·哥德威恩让她在自己的影片《三十九周》中扮演了名叫“东方三十九号”一角。

在拍片期间,她见到了爱丝苔尔·温伍德。爱丝苔尔活跃在舞台上长达30年之久,积累了丰富的表演经验。她把年轻的塔露拉带到大西洋赌城去度假。在火车上,她俩碰到了男演员约翰·贝瑞摩尔。塔露拉对他一见倾心,而此时,他在新泽西早已有了一个女友。塔露拉一直梦想着有一天能与他邂逅。后来她对贝瑞摩尔这种炽热的恋情终于有了回报。塔露拉回到纽约后,他就和她发出了邀请,他们在贝瑞摩尔的更衣室里见面了。不久,贝瑞摩尔给她提供一个角色,出演他编导的《杰克尔医生与海地先生》中的一个角色。贝瑞摩尔见到塔露拉时特别激动,他一手锁紧更

衣室的门，一手搂住塔露拉，迫不急待地奔到长椅旁。塔露拉这时年龄还很小，她十分天真烂漫不解风情，所以她不经思索地拒绝了贝瑞摩尔的性要求，因此，她也失去了进入影坛的好机会。但是她对贝瑞摩尔依旧割舍不下，这种魂牵梦萦的思念使她无力自拔，她竟然一连去了百老汇 30 次，只是为了看看贝瑞摩尔。

但是，她对贝瑞摩尔的爱情并没有持续多久。在一次聚会上，她移情别恋，忘乎所以地同一位女孩接吻。

她说：“我什么事情都想尝试一下。”她那时就已经开始吸大麻和可卡因了。但她尚未开始酗酒，这只是因为她已经向她父亲许诺不喝酒了，只有这样他才同意她步入影坛。

塔露拉从来没有与约翰·贝瑞摩尔同床共枕过，但她与他的妹妹伊斯尔却有过交欢之举。在一次舞会上，塔露拉极尽努力地讨好她，然而她却不动声色，对塔露拉毫不理睬。但是后来他俩却变成了特别要好的朋友。塔露拉住在伦敦的时候，伊斯尔·贝瑞摩尔参加了塔露拉在庄园大街的公寓里举办的晚会，她本打算就呆几分钟，没曾想她竟在塔露拉的家过了一夜。随后几天，他俩都是夜夜交欢后相拥而眠。对伊斯尔·贝瑞摩尔是否给塔露拉一个角色倒没有什么记录，但那时伊斯尔可确实确实拒绝了温斯顿·丘吉尔的求婚。

塔露拉参加了一次在纽约举办的晚会，她趁这个机会结识了纳皮尔·阿林顿伯爵。他是爱《世界之晨》报的戏剧评论家杰弗森·浩迈斯迪尔之邀来参加晚会的。因为当时

参加聚会的男士太少，所以浩迈斯迪尔就给阿林顿伯爵打电话邀请他。那时他还在床上睡大觉呢。

“别费心换衣服了。你就这样来吧。”浩迈斯迪尔着急地说。阿林顿一字不差地照他的话做了，结果他身披睡袍，手里攥着一瓶杜松子酒赶到了聚会场所。

阿林顿是出身于贵族世家，克奈路斯·万德贝尔特夫人曾邀请他去美国学习银行投资。他发现这种学习相当单调枯燥，索然无味，因此，他就带着英籍的女演员苔蒂·泽拉德去了格林威治村。

阿林顿伯爵刚一走进他们聚会的地方，塔露拉就被他的英国口音吸引住了，他那对什么都漫不经心、毫不在意的气质打动了她。她的内心燃起了欲望之火。她坦率地对阿林顿说，她还是一个处女。那也就是说，她迄今为止还没有跟哪一个男人做过爱。一位年纪稍大的女影星则说塔露拉早已同她发生了同性恋关系。

阿林顿马上自告奋勇地要帮助她改变她在公众眼中的性爱错乱形象，使她成为一名享誉世界的电影明星。他对自己身穿睡衣参加舞会很不好意思，塔露拉则劝慰他，在这种场合中根本不必衣冠楚楚、精心修饰。过了不久，他俩就跟一群喝得东倒西歪的酒鬼们一起趑趄趑趄地走出来。他们疯狂地跳舞，一直跳到东方发白，然后光着脚在雾中漫步。这次狂欢之后不久，阿林顿就悄无声息地回了英国。

塔露拉对阿林顿的缺点也了如指掌：他好赌，爱玩女人，根本没有责任感。他甚至连封信都不给她写。

她苦闷已极，就去找了一位算命先生，算命先生给她讲了一些那想知道的预言。

“你将来会有一些麻烦的。如果你想游泳的话，那你得下水去。”算命先生这样说。

几天以后，电影制片人查尔斯·彼考兹兰从伦敦给塔露拉拍来电报，说他在泽拉尔德·都·玛瑞尔执导的片子中给她物色了一个角色，因为考兹兰以前好莱坞看见过她。又过了几天，考兹兰又拍来电报，说都·玛瑞尔改变了计划。尽管如此，塔露拉还是借来1 000元坐上了去往了英国的轮船。

塔露拉这个大胆的计谋得逞了。都·玛瑞尔看到了她那美丽性感的胴体时，就把角色给了她。塔露拉很快就靠自己的性感魅力制造了轰动效应。每晚都有许许多多的人来拜访她，使报刊记者们不解的是，那些影迷几乎清一色是女性。跟其他影星不同，她很少能让男演员鞍前马后地围着她大献殷勤，但还是有一位男士出现在她面前，那就是阿林顿伯爵。

她发现阿林顿伯爵还是那么潇洒迷人。当她疯狂地追求阿林顿时，弗郎西斯·雷金也狂热地追求着她。弗郎西斯·雷金是一位机敏而略带忧郁气质的年轻人，他带着塔露拉去威尼斯度假。当时阿林顿悄悄地从她的生活中消失了。为摆脱这种失恋的痛苦，她沉迷于跟许多男性的交欢之中。雷金对此炉火中烧，愤怒已极。

随着塔露拉在银幕上声名鹊起，有关她的传闻便不绝

于耳了。一位一直抱怨丈夫是个同性恋者的妇女指责塔露拉勾引了她的丈夫。连坎特侯爵也是她的影迷。似乎塔露拉与上流社会许多人物都有了不轨之举,但她所钟爱的性伴侣并非都是出身贵族的。一次周五的晚上,她就邀请送她回家的出租车司机跟她共度周末。第二天早晨,这位可怜的司机累得筋疲力竭,步履蹒跚地离开她的家,她推开卧室的窗户,快活地喊道:“亲爱的,你简直跟英国国王一样的棒,真是太让人销魂了。”

这其中的许多绯闻都是塔露拉亲口传出的。她很精于此道,她知道如利用舆论宣传来为自己服务。每当有记者来采访她时,她就径直把他带到床上,让他亲自“体验”一下他所关心的事情。

托尼·威尔森是瑞布莱斯迪尔伯爵的孙子,他向塔露拉求了六次婚。她同一位晚报编辑米歇尔·沃戴尔还有一段恋情。她也曾想跟匡特·安东尼·德·保斯戴瑞结婚,但不久她就怀疑他只是想利用她的名气,进行商业活动以牟取暴利,因此她断然拒绝了跟他继续往来。后来,塔露拉坦露了自己的肺腑之言,阿林顿是她真正爱过的惟一男人。

在影片中,她总是扮演放荡的妓女、堕落的妇女、不忠的妻子这类令人唾弃的角色。

“你们千万别以为我喜欢演这类的角色,在公众面前一件件地脱去衣服,把自己的身体暴露无遗,跟那些男人们疯狂地做爱,这可不是什么有趣的事儿,但是我还刚刚起步,哪里有权挑三捡四呢?只能让演什么就演什么了。”她对一

位采访者无可奈何地说。

奥格斯特斯·约翰、温斯顿·丘吉尔、劳尔德·乔治、外交部长莱姆西·麦克唐纳都曾设宴款待过塔露拉。麦克唐纳有一次邀请她共进午餐,吃完后,麦克唐纳带着妹妹去塔露拉家做客。他的妹妹身着紧身的衣裤,当时有位医生碰巧也去拜访她,塔露拉马上就把医生介绍给了麦克唐纳的妹妹。她毫不隐讳地说:“你可要记住这位医生的名字,他的堕胎手术做得很好。”

她还曾让特·伊·劳伦斯去她家做客,并告诉他,她最喜欢的男人是那种勇敢、有力的。有人问她,“如果劳伦斯来了,她和他之间会发生那种关系吗?”塔露拉幽默地答道,“他可没有那么勇敢啊。”

在拍摄《苏格兰浓雾》一片时,塔露拉扮演一名专门勾引男人的荡妇。其中有一个镜头是要她引诱她的搭档梯里上钩,她表演得惟妙惟肖,而梯里的妻子就在大厅里看她排练,看到这样的场景,他的妻子伤心地大哭起来。塔露拉转过身来,问导演百思尔·迪恩:“这样行了吗?我可要穿上内裤了。”

她已经养成跟影片中男主角上床的习惯了,发生了性关系之后她就把他们撵回家陪他们的妻子。莱斯利·哈佛说,他在影片《壁橱里的情人》中跟塔露拉演对手戏。他的妻子因此总是对他疑东疑西,所以他每天早上都要极其卖力地在床上满足妻子,以证明他跟塔露拉并没发生什么关系。

她和温布尔登网球赛冠军比尔·梯尔登也有一段风流韵事。比尔·梯尔登参加“戴德丽杯”争夺赛时，塔露拉跟他到了巴黎，陪伴在他的左右。当时观看比赛的人特别多，密密的人群挡住了她的视线，所以人们的脑袋转向右侧时，她就朝左边看，若是他们的脑袋转向左侧，她便乘机向右边望望，以期望在人群里发现阿林顿。就在那时，弗朗西斯·雷金发疯般地爱上了塔露拉，他终日以酒烧愁，最后滥饮无度，命丧黄泉，年仅26岁。

后来她又去了巴黎，在火车上，她意外地遇上阿林顿。他告诉塔露拉他已经订了去往日内瓦的夜车票，他打算在那里治疗一下自己的结核病。午夜来临了他却不能成行。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五个日日夜夜转瞬即逝，他却一直与塔露拉厮守在一起。第六个晚上，他终于狠下心来踏上火车，可是车刚一启动，他就奋不顾身地跳下来，说自己根本无法忍受塔露拉因他离去而伤心失意。第七天晚上，他又故技重演，从车上跳了下来钻进了塔露拉的怀抱。但这次他换了个借口，说那列火车是开往泽诺的，而不是去往日内瓦的。

第八天晚上，他信誓旦旦地对塔露拉说，他要跟她在日内瓦湖畔的疗养地玩上两周，塔露拉按照他们事先订好的计划，兴冲冲地来到日内瓦，阿林顿却不见了踪影。她烦躁不安地苦等了48个小时，最后等来的却是一个比利时人，他编了许许多多令人难以置信的借口，来解释为什么阿林顿不来恭候她。但他保证阿林顿第二天无论如何都能回

来。塔露拉渐渐平静下来了，她欣然接受了这位比利时人的邀请，他们去了赌场，在那里，她却发现了玩得正兴的阿林顿。

塔露拉愤怒已极，她对阿林顿大发脾气，想镇一镇阿林顿。但不久他俩就和好如初，在一起一杯一杯地痛饮，肆无忌惮地调笑。他俩一同度过了两周的快活时光。塔露拉一直都深深地怀念着这段浪漫的经历，把这当做一生中最美妙的时光。但是终有曲终人散的时候，她不得不告别了阿林顿，她无法忍受离别的痛苦，整整哭了一夜。

一回到英国，塔露拉又故态复萌，重又过着放荡淫乱的生活。有一天她正跟泽拉尔德·都·玛瑞尔在塞维亚饭店吃饭，一位年轻女人气势汹汹地冲到他们的饭桌前，愤怒地给了塔露拉一记耳光，指责她跟她丈夫睡觉。整个饭店顿时鸦雀无声。塔露拉早已声名狼藉，没有几个人不知道她的底细。大家都希望她得到应有的惩罚。然而这时，塔露拉却不动声色地转过身来，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对泽拉尔德说：“我刚才说的是……”而泽拉尔德向来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

1931年，塔露拉同派拉蒙影片公司签约，并返回了美国。派拉蒙公司在长岛的阿斯托瑞设有工作室，她回国后的第一站就是这儿。她在这里和乔治·库克拍了《不名誉的女人》。她随后又拍了两部影片《我的罪过》和《欺诈》，都是由乔治·阿伯特执导的。乔治·阿伯特说塔露拉总是不知廉耻地跟他调情。

一次他去塔露拉的家,跟她讨论一下剧本,她就让他帮忙把一大桶牛奶倒到浴盆里。她脱光了自己的衣服,告诉他她只喜欢跟坏男人做爱。结果他十分狼狈地逃离了她的家。

在影棚中拍片时,她总是懒懒地坐在他的膝盖上,呷着酒,低声地说着知心话,然而私下里,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瓜葛。

阿伯特评论道:“她可真不能算个好女人。”

后来她去了好莱坞。在去往好莱坞的火车上,她遇到了琼·克劳馥和她的新婚丈夫小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塔露拉对克劳馥说,“亲爱的,你真是天使。我和你丈夫早已有了性关系,你将是我的下一个性伴侣了。”

克劳馥多少也有点儿胆怯,她只能回答:“真抱歉,班克海德小姐,可我只喜欢男人。”

等他们的列车到达洛杉矶时,他们已成为好朋友了。

塔露拉决意依然故我,但在好莱坞她遇到了新的对手。卡拉尔朗伯德很喜欢解开男人的短裤,在拍片时她总想这么做,由此来检验一下自己是否有自制力。塔露拉的演技也不比这高明多少。她在饭店或聚会只要遇到没有跟她谋过面的男人,她都会说:“我跟这里的所有男人都上过床,现在该跟你睡了。”

塔露拉就这样邀请过加里·库珀,她抱怨库珀太沉默寡言,一个晚上都没有跟她说过半句话。库珀的一个朋友说,库珀这样待她很自然,他既不能愿意和她发生关系,也肯定

不会说违心地说他不想这样做。

塔露拉养了一只猴子，她参加聚会时总是把它放到琼·克劳馥的肩上。

“它会把它毛茸茸的尾巴缠到我的脖子上，它还可经在我的屁股上干许多事情呢。”克劳馥说。每次聚会结束时，她都要把自己那一身昂贵的衣服几乎脱个精光。

塔露拉与琼·克劳馥的做法简直如出一辙：晚会开到一定时候，她也会扒掉自己的衣服。

“她每次都喝得酩酊大醉，然后毫无理由地脱光衣服。她总是放荡无羁地狂笑着，就像个疯子。我都替她害臊。”一位演员说。

塔露拉跟琼一起在阿拉花园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又跟她的情人、酒友罗伯特·本兹雷呆了一些日子。她在阿拉花园举办了许多晚会，有一次她跟前奥林匹克游泳冠军约翰尼·威斯摩尔爬上了跳台的最高处，他俩都穿着衣服，就这样一起跳入游泳池，那时刚刚是早晨五点钟。塔露拉的衣服装饰着密密的金属鳞片，由于不谙跳水技巧，她像一块石头重重地砸到水里。她马上意识到这样做实在太冒险了，所以她立即脱下衣服全身一丝不挂地游到水面，大声喊着，“你们不是想看看我的裸体吗，那就快来看吧！”

许多好色之徒闻风而至。

塔露拉的放荡行为并不能为电影公司所接受，这时她因违反了“黑司”办事处的道德品行条款，正麻烦不断呢。塔露拉跟其他雇员之间的关系随随便便，她从不知道要小